

希 特 勒
我 的 奮 鬥



合 譯 黎 明

著 勒 特 希

鬥 奮 的 我

譯 合 萱 佩 霖 董



行 發 局 書 明 黎

版
所
明 黎
局 書
有 權

1934, 4. 初版

角一元一價實

我的奮鬥

著作者 希特勒

譯者 董霖·佩萱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毓源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黎明書局

代售處 各埠大書坊

黎字一四號(丁)

希特勒年表

- 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 生於奧國之勃郎諾(Braunau)。父爲奧國愛國志士。母爲布希米亞人(Bohemian)。幼年時，居於奧國之蘭巴克(Lambach)。
- 一九〇三年 十四歲，至維也納。作建築師助手。
- 一九一二年 離維也納，赴慕尼黑。作木匠，及製造圖案者和水彩畫師。
-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 進德國軍隊。
- 一九一六年 在索姆(Somme)服務。作代理伍長，並得鐵十字獎章。
- 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 受傷，回家。
-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中毒瓦斯，有一時間盲目。

- 一九一九年 出醫院，回慕尼克，參加德國工人黨作政治活動。
-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該黨第一次羣衆大會中，頭一次登台演說。
- 一九二〇年 採用卍（Swastika）爲黨徽。
- 一九二一年 改換黨的名稱爲國家社會主義黨，組織暴動隊。
-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宣佈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希特勒失敗，該黨解散。
-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希特勒被捕。
- 一九二四年（二月）受審判。
-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下於蘭斯堡（Landsberg）獄中，開始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
-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獄。
-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爲該黨領袖。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國家社會主義黨第二次大會。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柏林法拉斯(Pharus)大廳開羣衆大會。與共產黨鬥爭。

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 創辦黨報進攻報(Der Angriff)。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在擊連堡(Nuremberg)開第三次大會。

一九二八年(五月) 那捷士(Nazis)在國會中得十二議席。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 國會第五次選舉。那捷士議席自十二增至一百零七,共得六、

二七五、〇〇〇票。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 興登堡總統命令宣佈游行,羣衆大會,演說等,爲非法行爲。

一九三二年(二月) 希特勒宣誓盡忠德國,並爲總統候選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 興登堡連任總統。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三日) 宣佈暴動隊(Storm Troops)爲非法組織。

-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希特勒在德國各邦中——包含普魯士——得大多數票。
-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 暴動隊又被認為合法組織。
-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 希特勒不就副總理職。
-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 在國會中失敗，那捷士失三十四議席。
-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與登堡條件之下，拒絕擔任總理職。
-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受命為總理。

目錄

希特勒年表

第一部

第一章	我的家	一
第二章	在維也納	七
第三章	政治的思考	三三
第四章	慕尼黑(Munich)	六九
第五章	世界大戰	八五
第六章	戰爭宣傳	九五

第七章	革命	一〇三
第八章	我的政治生活之始	一一五
第九章	德國工人黨	一二三
第十章	舊帝國崩潰之預兆	一二九
第十一章	民族與種族	一五七
第十二章	國家社會主義黨	一七五

第二部

第一章	世界的理論與世界的黨	一九五
第二章	國家	二〇一

第三章	國家的公民和庶民	二二七
第四章	人格及國家的觀念	二三一
第五章	世界的理論和組織	二三九
第六章	初期的鬥爭——演說家的地位	二四七
第七章	與赤化鬥爭	二五七
第八章	強者自強	二七一
第九章	論暴動隊的意義和組織	二七七
第十章	聯邦主義的虛偽	二九七
第十一章	宣傳和組織	三一一
第十二章	工會的問題	三一九

第十三章 大戰後德國的聯盟政策……………三二五

第十四章 東方政策……………三四一

第十五章 防禦不測卽爲正義……………三五七

譯後

第一章 我的家

命運注定了勃郎諾 (Braunau) 是我的降生地，這於我以後裨益很大。這個小鎮是位於兩個日耳曼國家（指德國與奧國）的邊境上，牠們的合併，在我們青年人的眼中，是一種值得以任何方法盡力使其實現的工作。

日耳曼民族的奧大利，將來必須歸併於大日耳曼的母國，但並不是因為經濟的緣故。不是，不是！假如合併實現了，自經濟一方說，是不關重要的事，就是合併於經濟上有任何利弊，也必須實現的。同一血族，應同歸於一個國家之下。日耳曼人民，當他們不能集合自

己的子孫於一個統一國之下以前，是無權再計及殖民政策的。不等到國家的邊界，包括了任何日耳曼人民，並且能教養他們時，當人民猶在困難中，德國沒有在海外獲得領土的道德權能。耕犁也許是利劍，而未來世上的日用麵包，也許要以戰爭之淚來浸潤。因此，這個位於邊境上的小城市，於我是一件偉大事業的象徵。

我們不是都是一樣的日耳曼人嗎？我們不是都屬於同一國家嗎？

這個問題，在我幼稚的腦中起伏。在回答我這膽小的問題中，在承認事實方面，我不禁有一個私心的憤忌，因為並不是每個日耳曼人都很幸運地作了俾士麥帝國的國民。

我不要作一個政府機關的職員。「商量」及「嚴厲」的辯論，都不能使我的這種厭惡改變。我不希望作一個政府機關職員，並且我拒絕向這條路上走。對於引起這種職業的愛好與熱望之種種嘗試——我父親會如此作過——都得了適得其反的結果。我厭恨死板板地坐在公事房內，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的時間，並且消磨終身的光陰於填寫

表格之中。

在我回溯到當時我自身的行事，我可找出兩件很顯著的事：(1)我是一個國家主義者，(2)我研究歷史，並且能把捉和了解歷史的真意義。

古老的奧大利是一個多種民族的國家。

在我很年青時，就有機會參加在舊奧國之民族鬥爭了。我們集合了南馬克(South Mark)和學校的團體，以五穀花及黑紅金等色來表現我們的情感，並且大家在一起歡呼，我們唱「德國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而不唱奧大利的「皇帝的歌」(Kaiserlied)，雖然受了警告與懲罰，我們還是不改舊行。在一個青年不了解什麼是民族，只知道他的文字之時，就如此地受政治訓練。當時我並非一個冷血的人。不久，我就變了一個狂熱的德國國家主義者——但是，並非與我黨現在所設想的相同。

我的這種變化進行得很快，所以我十五歲的時候，已經了解狹義的「愛國主義」

與流行的「國家主義」中之差異點了；對於後者，我有更深一層的研究。

是否我們這些幼年人不知道奧國對我們德國人沒有，且不能有情感呢？

我們對於哈斯堡皇室 (House of Habsburg) 所行的方法之歷史的知識，已由我們每天所見的事實證明了。在南方與北方，外族的毒質，已浸入我們民族的本體上了，甚至維也納也漸漸地失其為一個日耳曼的城市。皇室在任何方面都趨於捷克化了；永久公正與報應不爽之神之手，使奧大利中的日耳曼主義之生死對頭——法蘭西斯非迪南——死於他自己所幫助造成的彈丸之下。他是使奧大利自上而下斯拉夫族化運動中之典型！

★ ★ ★ ★ ★

未來世界大戰和全世崩潰的種子，就潛伏於勃興的德意志帝國與奧大利的背景
國 (指法國——譯者註) 中之不幸的糾纏。

在本書中，我將要盡力地討論到這個問題。此處只提到我自很年青的時候就相信奧國的消滅，是我們日耳曼族安全之必須條件；再者，我那時就知道民族的情感與狹義的愛國主義是不一樣的，並且覺得哈斯堡皇室之存在，是於日耳曼民族不利的。

★ ★ ★ ★ ★

職業的選擇必須決定了，這種時期的來臨，比我所預期的還快。貧窮與殘酷的現實，使我必須有很快的決定。我家裏的薄產，已因為我母親的重病而消耗殆盡；我所應得的孤兒撫卹金是不夠維持我的生活，因此我不得想法謀生了。

帶着裝滿了布衣的行囊，充滿了決心，於是去到維也納。我希望與命運掙扎，像我父親在五十年前所成功的一樣的作法。我希望作成一個某種人物——但無論如何不作機關職員。

